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

六







後漢紀

孝獻皇帝下

郡建業

建安七年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及劉

備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秣音謀改

秣陵為建業。呂蒙間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之

塢濡須水出九江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

足也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鈍徒困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

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濡須塢冬

十月曹操東擊孫權。董昭言於曹操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

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執者也今明

公耻有慙德樂保名節然處大臣之執使人以大事疑已誠

不可不重慮也乃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

備物以彰殊勳本傳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

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

不悅及擊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

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操軍向濡須彧以疾留壽春飲藥而卒

行義脩整而有智謀好推賢進士故時人皆惜之本傳

臣光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有公西赤門人之

高弟今尹子文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皆不足以當之而

獨稱管仲之仁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生民乎齊桓之

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相之其志蓋以非桓公則生民不

可得而濟也漢末大亂羣生塗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

也然則荀彧捨魏武將誰事哉齊桓之時周室雖衰未若

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蕩覆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荀

彧佐魏武帝而興之舉賢用能訓卒厲兵決機發策征伐

四克遂能以弱為疆化亂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

豈在管仲之後乎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

荀彧勸  
曹公勿  
受龍錫

論彧  
仁居管  
仲之先





居管仲之先矣而杜牧乃以為或之勸魏武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漢代壁豆之教盜穴牆發匱而不與同挈得不為盜乎臣以為孔子稱文勝質則史凡為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或口所言邪用是貶或非其罪矣且使魏武為帝則或為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矣或不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備及劉璋

劉備在葭萌龐統設三計勸備襲成都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遺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為唇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荆州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眾曰吾為益州拒彊敵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兄肅恐禍及已因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救關成諸將文書皆勿復得與劉備關通備大

操歎孫權軍容整肅

怒勒兵進據涪城。十八年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江西營權率眾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爾權為賊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夏操至鄴出魏武紀五月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為魏公又加九錫七月魏始建社稷宗廟十一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卿以荀攸為尚書令毛玠崔琰等為尚書王粲衛觐等為侍中出魏武紀鍾繇

初置尚書侍中六卿

魏公議復肉刑

為大理王脩為大司農袁渙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陳羣為御史中丞各見本傳袁渙得賞賜皆散之家無所儲之則取之於人不為瞰察之行然時人皆服其清出魏本傳魏公操欲復肉刑令曰昔陳鴻臚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陳群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以答答神神之反以本興仁惻而死者更眾所謂名輕而實重者

漢獻帝



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前剪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

蠶室盜者刑其足剛魚敬反則永無穿窬之姦矣夫三千之

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

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易以肉刑如此則所刑

之與所生足以相質矣質莫候反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

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當時議者唯鍾繇與羣議同

餘皆以為未可行操以軍事未罷顧眾議而止陳羣傳○十

九年諸葛亮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至江州破巴郡

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大軍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

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斬頭將軍無降將軍也

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

邪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張飛傳○劉備進圍成都時劉璋

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

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

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于公安盡歸其財物璋後卒于公安備

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亮傳益州太守南郡董

和為掌軍中郎將法正為蜀郡太守黃忠為討虜將軍廣漢

長黃權為偏將軍汝南許靖為左將軍李嚴為犍為太守費

觀為巴郡太守劉巴為西曹掾彭萊為益州治中從事康餘亮反各見

本傳初董和在郡清儉公直為民夷所愛信蜀中推為循吏故

備舉而用之本傳備之自新野犇江南也荆楚羣士從之

如雲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諸葛亮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

為恨巴遂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

害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

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帑及得

巴甚喜巴傳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

守須璋稽服乃降本傳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

嚴顏不  
飛即張

備圍  
城都劉  
璋出降

董和為  
蜀中循  
吏

漢獻帝



劉備

法正勸  
禮用許

劉巴請  
鑄錢平  
物價

法正縱  
橫亮不  
能禁

諸葛亮  
治蜀嚴  
峻

授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萊璋之所擯棄也禮必  
 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  
 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世先初劉璋以許靖為蜀  
 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城降備備以此薄靖不用也法正  
 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  
 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  
 用之世先法正傳論許靖為之人不可用王曰許靖為無實之人世知不  
 誅許靖而復用之是率天下之士而為浮偽也先主攻劉璋許靖守  
 蜀郡將奔城而降此豈輕生重義者邪先主薄之是也法正奈何  
 以靖浮稱著聞不加禮則恐天下以為賤賢不知賢者所為果如  
 是乎正措靖不用則無以副遠近之望吾恐用靖則不以義為天  
 下而浮偽為之風益熾矣成都之圍也備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  
 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  
 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尔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今吏為  
 宮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世先劉巴時議者欲以成都  
 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  
 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  
 土乃其宜爾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今安居復  
 業然後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世先  
 灋正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殮之德隱睚眦之怨世先  
 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  
 正大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  
 北畏曹操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亦變於肘腋  
 復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世先諸葛亮佐備  
 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  
 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  
 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  
 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  
 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

漢獻



摩騶居宜反騶忙皮反騶馬絡頭也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

不肅蜀士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潛以陵替寵之以位位

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

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

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出蜀紀見○劉備以零陵蔣琬為

廣都長備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治時又沈醉持

臨及解也俗備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

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

重加察之備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出宛本傳○魏

尚書令荀攸卒攸深密有智防自從魏公操攻討常謀謨惟

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常稱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

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又稱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

吾沒世不忘出本傳○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

非曹氏之人者議郎趙彥常為帝陳言時策魏公操惡而殺

之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懼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

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董承女為貴人操誅承

求貴人殺之伏皇后由是懷懼乃與父完書令密圖之事泄

操大怒勒兵入宮收后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出魏

殺之魏直禁反以酖毒○二十年三月魏公操自擊張魯出魏

殺之伏皇后傳○初劉備在荊州周瑜數勸孫權取蜀權遣使謂備備報

曰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得罪於左右願

加寬貸權不聽遣周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

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權不得已召瑜

還出先及備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備已得益

州權令諸葛瑾從備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權遂置長沙零陵

桂陽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遣呂蒙取三郡劉備聞

之自蜀親至公安遣關羽爭三郡孫權進住陸口為諸軍節

度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拒羽會聞魏公操將攻漢中劉

遂言威

蔣琬社

操進

曹操殺

劉備挾

漢獻帝



司馬懿  
劉曄勸  
操取蜀  
不從

張遼敗  
孫權

孫權以  
合肥之  
取為誡

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  
分荆州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  
陵以西屬備出先主孫權等傳○七月魏公操拔陽平張魯犇南山入

巴中後魯降拜鎮南將軍本傳操入南鄭司馬懿言於操曰  
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

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執必瓦解音蠶操曰人苦無  
足既得隴復望蜀邪出晉志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

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執自傾因其  
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

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  
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

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  
還以夏侯淵張郃徐晃等守漢中出劉曄傳及注八月孫權率眾十

萬圍合肥時張遼李典樂進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遼被甲持  
戟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走登高冢望見遼所將眾少乃

聚圍遼數重遼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復還突圍拔  
出餘眾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

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撤軍還出魏志張遼將步騎奄  
至呂蒙等力戰扞敵本傳凌統扶權出圍權乘駿馬上津橋

橋丈餘無板谷利在馬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出孫權傳賀  
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權由是得免齊涕泣曰至尊人主

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願以此為終身之誡權曰謹  
已刻心非但書紳也出加賀齊傳○二十一年二月魏公操還鄴

○五月進魏公操爵為王○二十二年詔魏王操設天子旌  
旗出入稱警蹕蹕音景戒肅也蹕音景戒肅也蹕音景戒肅也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

六馬設五時副車以上並出魏志武紀論操名位曰備明曰曹操

獨如是之節而類也十七年春正月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上殿如

蕭何十八年夏五月詔以冀州大郡封操為魏王又領冀州牧加  
九錫十九年春三月詔操位諸侯王上授金璽赤綬遠遊冠二十  
一年進爵為王二十六年夏四月詔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

漢書



魏立丕為太子

法正說劉備取漢中

陸遜部在東三郡得精卒數萬

裴潛為代郡烏桓必叛

揚洪言漢中益之咽喉

諸葛亮能及時入器用

是年冬十月命操是十有二歲東金根車凡操之品初一年或二年一加進焉果獻帝之命邪唐高祖曰孤秉大政豈可自加九錫而操節次自遷地日以逼設其未死則奉帝為山陽公不待丕而自為矣○魏以五官中郎將丕為

太子初魏王操生四子丕彰植熊植性機警多執能才藻敏賈詡謂嘿然不對詡曰卿不荅何也詡曰屬有所思操問

植籠日衰詡曰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執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今

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必可克之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出法正傳○魯肅卒孫權以呂蒙兼漢昌太守以代之出本傳○吳郡陸遜言於孫權曰山寇舊惡依阻深地

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權命孫討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強者為兵廢者補力

得精卒數萬人還屯蕪湖出遜本傳○二十三年代郡上谷烏桓無臣氏等反先是魏王操召代郡太守裴潛為丞相理曹掾

操美潛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今繼者必加寬惠過寬必弛又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勢料

之代必復叛後數十日反問至操以其子彰行驍騎將軍討之戒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

出表潛本傳○劉備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郃皆合音閣徐晃等與之相拒備遣其將陳式等絕馬鳴閣道徐晃擊破之出先傳急書

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楊洪洪曰漢中益之咽喉咽喉因連反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

兵何疑時法正從備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眾事皆辦遂使即真初犍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未去犍為而

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出魏紀○二十

七月魏王操自將擊劉備九月至長安出魏紀

○二十



將當以  
勇為本

劉備斬  
夏侯淵

操出斜  
谷備知  
无能為

趙雲失  
破魏兵

劉備有  
漢中稱  
王

費詩說  
關羽受  
將軍印  
綬

杜襲陳  
曹植攻  
許攸

糜竺威  
震華夏

四年初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  
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

匹夫敵爾及淵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應劭曰沔水出武都東南入江如淳曰沔陽人謂之漢水為沔水顏師古曰漢上曰沔沔陽屬漢中郡山稍前營

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  
乘高鼓譟攻之譟先聲也淵軍大敗斬淵○三月魏王操自長

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漢中地名在褒斜劉備曰曹公

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眾拒險終不交鋒出先

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  
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鬪且

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  
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驚駭

自相蹂踐蹂踐前反踐也愴漢水中死者甚多備明日自來  
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引軍還長安劉

備遂有漢中出備○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還治成都以關  
羽為前將軍黃忠為後將軍遣費詩即授羽印綬羽聞黃忠

位與已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  
曰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

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  
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

意也羽大感悟遽即受拜出費○魏王操以杜襲為留府長  
史駐關中營帥許攸擁部曲不歸附而有慢言操大怒欲先

伐之襲入諫曰今豺狼當道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疆  
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萬

石之鍾不以筵撞起音區區許攸何足勞神武哉操曰善遂  
厚撫攸攸即歸服出襲○關羽自率眾攻曹仁於樊仁使于

禁龐德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  
將登高避水羽乘船攻之禁等窮迫遂降自許以南往往遙



蔣濟請  
以江南  
封權使  
兼領羽

巨象勸  
權取關  
羽

應羽羽威震華夏魏主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將濟  
言於操曰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  
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志關  
傳初魯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無輯關羽輯與德同  
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入肅屯陸口以為羽素驍雄有  
兼井之心謂界政反且居國上流其執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  
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將欲將濟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  
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  
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不如取羽全據長  
江形執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權嘗為子求昏於羽羽罵其  
使不許昏權由是怒及羽攻樊呂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  
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嘗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以治  
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撤救列大軍浮江晝夜  
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

檄召蒙還檄胡伏反以木簡為書蒙至蕪湖定威校尉陸遜

謂蒙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羽矜其驍氣陵  
轢於人陵音陵轢即擊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

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蒙曰羽素  
勇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

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  
無復是過也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韜他刀內察形便然後可

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以代蒙遜至陸口為書與羽稱其功  
美深自謙抑為盡忠自託之意羽意大安無復所嫌稍撤兵

以赴樊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陸遜傳權遂發兵襲羽令  
呂蒙為大都督命征虜將軍孫皎為後繼口蒙至尋陽盡伏

其精兵艤艤中艤古候反艤力木反使白衣搖櫓櫓即古反櫓屬  
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賈音古行賈曰羽所置江邊屯候

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糜芳傅士仁素皆嫌羽輕已開門

吳漢獻帝



官世家  
士少取  
民物

馬忠斬  
羽於章  
鄉

權論周  
瑜嘗用  
呂蒙復  
少

口自瑜  
兵方部  
馬

出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関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  
 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與蒙同郡人  
 取民家一笠以覆官蓋力入反說文蓋無也官錯雖公蒙猶以  
 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  
 慄道不拾遺羽聞南郡破即走南還數使人與呂蒙相聞蒙  
 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  
 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會權  
 至江陵荆州將吏悉皆歸附羽自知孤窮乃西保麥城因遁  
 走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之遂定荆州呂蒙未及受  
 封而疾發卒年四十二權哀痛殊甚呂蒙傳論關羽短於計  
備失荆州非獨關羽之罪也王相皆有責焉雲長義勇雄傑萬人  
敵也而短於謀雖撫恤卒伍得衆心矣而不禮士大夫委糜芳傳  
士仁以心腹之地寄奇重焉乃已所素輕者又誓言將治其罪與  
只為倚角以當曹操宜通和好申固情義乃不許其婚又辱罵其  
度是自求敗也然則主相何責乎數千里出軍而不置謀主也是  
時法孝直寵士元皆無恙擇一與俱使則不至是矣世多奇呂蒙  
之功以愚觀之小人無智不足取也蒙先攻麥陵不下以詐給蒯  
普而降之乃語以事實撫手大笑今又匿兵為商賈行潛取荆州

以破關羽快意一時可也不知吳蜀結盟所治者何事而前權  
其爪牙失同仇之義豈大丈夫有各之師以義而勝者哉

後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  
 德開拓荆州邈焉寡儔子敬因公瑾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  
 及大畧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執孫藏張  
言方率數十萬眾水步俱下孤輩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

對至張子布秦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  
 可駁比用反雜也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  
 也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  
 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子  
 明少時孤謂不詳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  
 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爽發不及之爾圖取関  
 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  
 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為大言爾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  
 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無拾遺其法亦美矣



魏王操表孫權為票騎將軍票頻妙反功疾兒通作票假節領荊州牧封

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入貢西吳志孫權傳又遣朱光等歸上書稱

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

邪離居離反躡也謂其踞侍中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

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主之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

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

為周文王矣出魏志

臣光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

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遠慮然後知其為

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羣雄糜沸奮起布

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謂方未反也信音准若負袂之佛乃能敦

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

洽繼以孝明孝章適追先志適以非反也臨雍拜老橫經問道

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虎賁

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

下其忠厚清修之士豈惟取重於搢紳搢即刃反搢也紳大帶也搢紳謂紳笏於帶也

亦見慕於衆庶愚鄙汚穢之人豈唯不容於朝廷亦見棄

於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

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賤而得愛曰嬖賞罰無章賄賂公

行賢愚渾殺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縣縣不至於云者

上則有公卿大夫表安揚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

引廷爭爭與詳同用八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

泰范滂許邵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

俗不衰至有觸冒斧鉞僵仆於前僵音姜仆音音而忠義奮

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

光武廟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

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頽敝之餘重以相靈之昏

虐保養姦回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讎積多士之憤



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輿表紹之徒從而  
構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丞民塗炭大命  
隕絕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  
不以尊漢為辭以魏武之暴戾疆仇加有大功於天下豈  
漢反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  
其意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  
慢風俗安可忽哉

右東漢自更始盡孝獻十三帝共一百九十五年

臣光曰新室之末民心思漢如渴之望飲飢之待餽也是  
以諸劉奮臂一呼而遠近響應曾未朞年元惡授首更始  
入雒之初天下已服矣而素無人君之器綱紀不修諸將  
暴橫不旋踵而亡固其宜也光武以仁厚之德濟英雄之  
志昆陽之役驅烏合之衆掃滔天之敵使海內幡然變而  
為漢宜陽之師不戰而赤眉束手百萬之盜一朝而散皆

希世之奇功也至於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首取良吏  
卓茂以為太傅戒馮異安集關中不務以戰功取勝雖當  
草創之際可謂有帝王之遠略矣及天下已定不失舊物  
乃偃武修文崇德報功勤政治養黎元興禮樂宣教化表  
行義厲風俗繼以明章守而不失於是東漢之風忠信廉  
恥幾於三代矣及孝和以降政令浸弛外戚專權近習放  
恣然猶有骨鯁忠烈之臣忘身以徇國故雖衰而不亡豈  
非建武永平之遺烈歟至于相靈而紀綱大壞廢錮英俊  
敗虐忠正嬖倖之黨中外盤結鬻獄賣官濁亂四海何進  
見殺袁紹不勝其憤遂燔燒宮闕肆行誅殺外召董卓以  
脅朝廷於蜺蜴雖除而虎軀入室矣卓貪復殘忍廢主遷  
都州郡紛然稱兵以討之卓死而天下大亂漢室遂亡哀

哉考異曰獻帝建安二十一年劉備聞操將攻漢中備傳云昔曹公

之而八月權已攻合肥蓋開曹文選中孫權傳云入漢中投操以七月入漢中備未應即開

資治通鑑卷之二十八



魏紀

世祖文皇帝

在位七年

壽四十



諱丕姓曹氏沛國譙人山東郡邑曾祖騰漢順帝世為中常侍封費亭侯祖嵩官至太尉父操漢末為東郡太守董卓之亂操與袁紹諸豪傑起兵討卓卓脇漢帝遷都長安卓為呂布所殺關中大亂操迎漢帝都許漢帝拜為司空行車騎將軍百官總已以聽後進爵為魏王立丕為太子王薨太子即王位尋授漢禪改元黃初國號魏追封操武皇帝廟號太祖

黃初元年正月武王至洛陽庚子薨武帝紀王知人善察難眩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執盈溢後古勢字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施戶智反分毫不與出魏志

節儉不  
好華麗

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出曹魏傳雅

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交刈羣雄莫所街反刈也或作幾平

海內魏志武帝紀注是時太子在鄴鄴也魏王操所都軍中

騷動騷動反擾也羣臣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尚書陳矯曰王

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即具官

備禮一日皆辨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山陳漢

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華去声姓詔受太子丞相印綬魏王

璽綬綬分物反領冀州牧出表宏漢紀尊王后曰王太后改

元延康出本以太中大夫賈詡為太尉詡况御史大夫華歆

為相國大理王即為御史大夫州本王弟鄆陵侯彰等皆就

國鄆於臆反漢類臨菑監國謁者灌均灌側特反水各一作

希指奏臨菑侯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王貶植為安鄉侯誅

右刺姦掾丁儀及弟黃門侍郎廩屬也刺姦掾官名并其

男口皆植之黨也出傳思魚豢論曰諛言貧不學儉魚性也豢

太子即  
王位

貶臨菑  
侯植



漢書論  
賈逵真

言也卑不學恭非人性分殊也分扶問反魏使然耳假令

太祖防遏植等在於疇昔此等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

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豈能與難誰去乃令楊脩以倚注遇

害丁儀以希意族滅矣夫出本初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

人其官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為金葉藏之石室時當選

侍中常侍王左右舊入諷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調徒也

司馬孚曰今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如何欲因際會自

薦舉邪邪余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也遂他選選頂綸反

本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

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

人物別筆列反第其高下出本六月王引兵南巡次于譙大

饗六軍及譙父老于邑東設伎樂百戲吏民上壽日夕而罷

孫盛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故雖三季之末七雄之

敝猶未有廢衰斬於旬朔之間衰千回反或作維杜預謂衰在

之釋麻杖於反哭之日者也逮于漢文變易古制人道之紀

一旦而廢固已道薄於當年風頹於百代矣魏王既追漢制

替其大禮處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之始而墮王

化之基墮翻規反及至受禪禪時戰反唐虞顯約二女是以

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出本王以丞相祭酒賈

逵為豫州刺史是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攝郡逵曰州本

以六條詔書察二千石以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

之才不言安靜寬大有愷悌之德也愷可亥反愷今長吏慢法

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其二千石以下阿縱

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外脩軍旅內治民事興陂田通運渠

吏民稱之王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賜逵

爵關內侯出本左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表言魏當代

漢見於圖緯緯于貴反其事眾其羣臣因上表勸王順天人

之望王不許十月漢帝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詔

魏文帝

司馬孚  
言官失  
主上

陳羣立  
九品官  
人之法

大饗于  
孫盛論  
魏王居  
喪大哀

賈逵請  
六條察  
吏

賈逵真  
刺史



辛毗勸  
帝改  
正朔

陳羣諫  
帝封太  
后父母

蘇則諫  
帝求珠

辛毗引  
帝求珠

魏文帝

冊禪位于魏王為壇受爾璽綬即皇帝位改元大赦奉漢帝為  
山陽公行漢正朔正本音政素避始用天子禮樂封公四子為

列侯追尊武王曰武皇帝廟號太祖以漢諸侯王為崇德侯列  
侯為關中侯羣臣封爵增位各有差出本紀○改相國為司

徒御史大夫為司空山本○山陽公奉一女以嬪于魏出后○  
帝欲改正朔侍中辛毗曰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

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  
夏數為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出辛毗傳論說

選謝曰魏公子不由其父得漢禪還自南郊謂其人曰舜禹之事  
吾知之矣由不以來皆笑之以其觀之不之言若見可也淵考公  
若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不罪也其事則信吾見笑者之不知言  
未見不之可笑者也凡易姓受位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而前  
者忘後者繫其事同使以堯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  
見小爭於朝大爭於野其為亂堯无以已之向也堯未志於天下  
未繫於人也堯之得舜也以聖舜之得堯也以聖兩聖得於天下  
之上亦愚人何其立於朝者放齊猶曰未啓明而况在野者乎堯  
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堯之志已而繫舜於人也進而自繫  
舜卒十六族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命二十二入與五教立  
其用積十餘年人曰明我者舜也資我者舜也天下之在什者此

舜之人也僕之失德父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官董表陶之賊生  
人盈矣不之父獲禍以亡強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  
僕之思也玉嗣而禪天下待之以為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邪然  
則漢非能自忘也其事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其事自繫也公  
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其亡而係者无以異也堯舜之志不使如漢  
不能授之舜禹舜禹之係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然而世徒探其  
言而笑之故曰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聖德  
笑其言者非也

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求為後式案典籍之文无婦人分土  
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  
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仍著定制出后○帝謂侍

中蘇則曰前破酒泉張掖是咸酒泉張掖人執太守西域通  
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不備則對曰若陛下  
化洽中國德流沙幕音莫沙上曰即不來自至求而得之

不足貴也帝嘿然蘇則傳○帝欲徙冀州士卒家十萬  
戶實河南時天旱蝗蘇胡光民飢羣司以為不可而帝意甚

盛侍中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待之皆莫  
敢言毗曰陛下欲徙社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



不諫射

漢中王  
即皇帝

五德生  
勝

毗曰誠以為非也帝不答起入内毗隨而引其裾裾於友帝

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

既失民心又无以食也故臣不敢不力爭帝乃從其半帝嘗

出射雉顧羣臣曰射樂哉毗對曰於陛下甚樂於羣下甚

苦帝默然後遂為之稀出稀出本傳○二年以議郎孔羨為宗聖

侯奉孔子祀○初復五銖錢世本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

漢中王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羣下競言符瑞勸漢中王

稱尊號世先前部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

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羈居自反羈糾合士眾將以討賊今大

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

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

立邪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王不悅左迁詩為部永昌從事

出詩夏四月漢中王即皇帝位於武擔之南擔都濫反又都潭

本傳夏四月漢中王即皇帝位於武擔之南古蜀王妃死使五丁就武大赦改元章武以諸葛亮為丞相許

靖為司徒出先

臣光曰天生蒸民其執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

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

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

者通謂之君公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

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疆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

則謂之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

亦多矣秦焚書阮儒阮丘庚反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

以秦為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

及漢室顛覆三國鼎峙時文里反亦作峙晉氏失馭五胡

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為

索虜北謂南為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西音邪

不數此皆私已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

魏文正



代之正閏竊以為苟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也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夷仁暴大小疆弱或時不同要皆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為僭偽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為正邪則陳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拓跋各反跋苗撥反亦作拔勇復姓即元魏也自云拓天而生跋地而長遂以氏焉若以居中夏者為正邪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士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為正邪則最爾之國祖必外反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議確然使人不敢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國家之興衰君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寔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壹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壹各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均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職事反誌記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踈遠不能紀其世數各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為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吳孫權自公安徙都鄂

鄂五冬反漢江夏邑孫權徙都於此更名武昌

更名鄂曰武昌

田只志

○太祖之入鄴也帝為五官中郎將見表熙妻甄氏

甄側鄰反性也

美而悅之太祖為之聘焉生子叡

叡俞芮反古作睿

及即皇



郭貴嬪

帝位郭貴嬪有寵嬪卽實反婦也甄夫人留鄴不得見見則

下朝上曰見失意有怨言郭貴嬪譖之譖則禁反帝大怒六月

丁卯遣使賜夫人死後傳○戊辰晦日有食之有

司奏免太尉詔曰災咎之作以譴元首譴詰戰反而歸過股

肱豈禹湯罪已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

將擊孫權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

不應置魏魏應於先與吳戰兵執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

羣臣諫者甚眾漢主皆不聽出先車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

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

軍人漢主常戒飛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獨張瓜而

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悛月緣反漢主將伐孫

權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漢巴郡之臨發其帳下將

張達范疆殺飛以其首順流犇孫權漢主聞飛營都督有表

曰意飛死矣陳壽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

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顏劉璋將飛軍至不並有國士之風

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七月

漢主自率諸軍擊孫權權遣使求和於漢漢主不聽遣將軍

吳班馮羽攻破權將李異等於巫巫音誣漢南郡之邑應劭曰

此進軍秭歸秭將兄反漢南郡之邑字或作姊按袁山松云樊

今自竟因以各其地二國屬吳兵四萬餘人武陵蠻夷皆遣使往請兵權以

鎮西將軍陸遜為大都督督將軍朱然潘璋孫柏等五萬人

拒之出孫○八月吳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草并送干林等

還朝臣皆賀劉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

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疆寇眾心不安又恐中國往乘

其釁故委地求降以却中國之兵一假中國之援以彊其眾

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

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

魏文帝

郭貴嬪

下朝上曰見

失意有怨言

郭貴嬪譖之

帝大怒六月

丁卯遣使賜

夫人死

後傳

○戊辰晦日

有食之有

司奏免太尉

詔曰災咎之

作以譴元首

而歸過股

肱豈禹湯罪

已之義乎其

令百官各虔

厥職後有天

地之眚

將擊孫權

趙雲曰國賊

曹操非孫權

也若先滅魏

則權自服

不應置魏

先與吳戰

兵執一交不

得卒解非策

之上也

羣臣諫者甚

甄夫人留鄴不得見

帝大怒六月

丁卯遣使賜夫人死

司奏免太尉詔曰災咎之作以譴元首

肱豈禹湯罪已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

將擊孫權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

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執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

羣臣諫者甚眾漢主皆不聽車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

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

軍人漢主常戒飛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

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漢主將伐孫

權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

張達范疆殺飛以其首順流犇孫權漢主聞飛營都督有表

曰意飛死矣陳壽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

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

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七月

漢主自率諸軍擊孫權權遣使求和於漢漢主不聽遣將軍

吳班馮羽攻破權將李異等於巫此進軍秭歸

兵四萬餘人武陵蠻夷皆遣使往請兵權以

鎮西將軍陸遜為大都督督將軍朱然潘璋孫柏等五萬人

拒之○八月吳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草并送干林等

還朝臣皆賀劉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

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疆寇眾心不安又恐中國往乘

其釁故委地求降以却中國之兵一假中國之援以彊其眾

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

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

魏文帝

魏文帝

魏文帝

魏文帝



帝書  
至以辱  
于禁

帝拜孫  
權為吳  
王

帝彪不  
自復為  
魏臣

吳王聰  
明仁智  
雄略之  
主

吳王  
孫

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龍奔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蜀故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遂受吳降。也。劉曄于禁須髮皓白，形容憔悴。惟慈消久，願秦也。見帝泣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拜安遠將軍，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禁降伏之狀，禁見慙恚。慮於禁反，怒恨也。發病死。出之于禁傳。

臣光曰：于禁將數萬眾，敗不能死，生降于敵，既而復歸文，帝發之可也，殺之可也。乃畫陵屋以辱之，斯為不君矣。

遣太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為吳王，加九錫。劉曄曰：不可。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分，我信其偽降，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傅翼也。傳讀權既受王位，外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內

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

中國，不敢失臣禮，而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解步無反

吳民信其言，而咸怒戰，加十倍矣。不聽。也。劉曄初，帝欲以楊

彪為太尉，彪辭曰：嘗為漢朝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

益，若復為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為榮也。帝乃止。出本以穀

貴罷五銖錢。刑貞至吳，吳人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

當受魏封。吳王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封

為漢王，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遣中大夫趙咨入謝。帝

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

對曰：納魯肅於九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行音板，陳直

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

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

也。帝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艘對曹反，帶甲

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采，奇



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又此也帝曰吳可征不不與對

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帝曰吳難乎難如字

於此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帝曰吳如大夫

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

可勝數山孫州太祖既克蹋頓蹋頓大血反烏元立刀而烏桓

浸衰鮮卑大人鮮州然久山各漢時東胡為匈奴奴冒步度根軻

比能素利弥加等因鬪柔上貢獻求通市太祖皆表寵以為

王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廉平為眾所服由是能威制

餘部最為彊盛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為鮮卑庭軻比

能與素利弥加割地統御各有分界軻比能部落近塞中國

人多叛歸之素利等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故不為

邊患帝以平虜校尉牽招為護鮮卑校尉南陽太守田豫為

護烏桓校尉使鎮撫之○二年正月詔曰今之計孝古之貢

士也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

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

不以實者出本○漢主自稱歸將進擊吳公治中從事黃權諫曰

吳人悍戰而水軍公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當寇陛下

宜為後鎮漢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使督江北諸軍自率

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南郡之邑蜀先猗亭猗許交

夷道縣則宜都也吳將皆欲迎擊之權傳陸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

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若有不利損我大勢今但且獎厲

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

木石之間羅浦繁及徐制其敵耳諸將不辭以為遜畏之名

發憤恨陸○四月立鄆城侯植為鄆城王是時諸侯王皆

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各有老兵百餘人以為守衛隔絕

千里之外不聽朝聘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雖有王

侯之號而齊等於匹夫比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法既峻

切諸侯王過惡日聞獨北海王表謹慎好學未嘗有失文學

鎮撫鮮卑烏桓

訂孝古之貢

黃權請為先驅以擊兵

北海王



陸遜知吳班有請

陸遜敗漢軍

陸遜將不相聽從

陸遜相如寇

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  
 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  
 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  
 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所以為益也四諸王注五月漢  
 人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馮習為大都督  
 張南為前部督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漢主遣吳班  
 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皆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  
 且觀之譎古况反漢主自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  
 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揣度也必有巧故也閏月  
 遜將進攻漢軍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  
 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  
 以猾虜更嘗事多更君衡反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  
 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  
 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  
 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斬張南馮習等破其四  
 十餘營漢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漢王升馬鞍山陳兵自  
 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解如字死者萬數漢主  
 夜遁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塞  
 江而下漢王大慙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遜  
 為大都督諸將或討逆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  
 聽從遜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疆對  
 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輯入反和也共剪此虜上報  
 所受而不相順何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  
 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  
 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  
 吳王聞之曰公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對曰受恩深  
 重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  
 克定大事者臣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王大

魏文帝



正智術

帝謂劉  
備不知

認婦人  
不得與

帝以侍  
子不至

吳王上  
書求自  
改厲

吳漢復

笑稱善加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通鑑。初諸葛亮與尚書

令灑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漢主伐

吳而敗時正已卒亮歎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

東行必不傾危矣通鑑。初帝聞漢兵樹柵通鑑連營

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

乎苞原際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

至矣後七日吳破漢書到通鑑。漢主既敗走黃權在江北道

絕不得還八月率其眾來降漢有司請收權妻子漢王曰孤負

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通鑑。九月詔曰婦人與政亂

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

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通鑑。非聖曰橫。以此詔傳之後世

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下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

居處當節儉不當奢賞念自佚也。初吳王遣于禁護軍浩周

服帝悅周言故立為吳王復使周至吳周謂吳王曰陛下未

信王遣子入侍吳王為之流涕霑襟指天為誓周還而侍子

不至帝怒遂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

不可倉卒制也帝不從九月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仁

出濡須通鑑。濡音濡水名在九江。曹真夏侯尚張郃通鑑。徐晃圍

南郡吳呂範督舟軍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繁救南郡朱祐

以濡須督拒曹仁通鑑。吳王甲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

在難除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交州以終餘年帝報曰朕之

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若登身朝到通鑑。吳王

兵還耳於是吳王改元黃武臨江拒守通鑑。帝自許昌南征

十一月至宛通鑑。吳王使使聘于漢漢遣使報之吳漢復通

。四年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時朱相所部兵在者纔五

千人諸將業業多有懼心相諭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

不在眾寡曹仁既非智勇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相與諸君

魏文帝



曹仁攻濡須營朱桓所敗

賢謂論其權德化先後

先主托付孔明

劉禪即位政事咸決於亮

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

勝之執雖曹不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邪桓乃偃旗鼓外示

虛弱以誘致仁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外遣將軍常雕王雙

等別襲中洲襲入反春秋釋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

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常雕生虜王雙

死者千餘人出朱桓傳初呂蒙卒吳王以昭武將軍朱然鎮江陵

及曹真等圍江陵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

人裁與同真等起土山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無

恐意方厲吏士伺間隙伺相吏又候也間占限反間則之隙攻破魏兩屯魏兵

圍然凡六月出朱然傳會天大疫帝悉召諸軍還二月至洛陽初

帝問賈詡曰詡反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

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

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

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

執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忽反用兵之道先勝後

戰量敵論料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

臨之未見萬全之執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今

宜先文後武帝不納軍竟無功譙顯漢主病篤命丞相亮

輔太子以尚書令李嚴為副出先主傳漢主謂亮曰君才十倍曹

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

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出先主傳

傳漢主又為詔敕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夭吾年已六十有餘

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

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

出先主傳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出亮傳四月漢主殂於永安謚

曰昭烈丞相亮奉喪還成都時亮首疾亦在永安出先主傳留李嚴鎮永安

五月太子禪即位時年十七改元建興出後主傳封丞相亮為武

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出亮傳亮乃約官職脩



楊顯諫  
見親校  
解書

高柔論  
咨訪三  
公

漢遣鄧  
芝脩好  
於兵

吳絕魏  
與漢連  
和

法制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顯直入諫曰為治有体上下不

指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

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

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

勞其体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

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之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

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

急息也喘昌亮反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

分之体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

亮謝之及顯卒亮垂泣三月通作開益益州郡著帥雍闓

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皆從之牂柯越嶲皆叛州郡大姓

者係船棧也楚伐夜郎至且蘭擄船以牂柯名其水亦名牂

柯江云武帝元鼎六年開置牂牁郡牂牁即反柯居何反三國後

蜀應闓諸葛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計務農植穀閉關息

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以廷尉鍾繇為太尉繇餘高柔代

為廷尉是時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日讀柔上疏曰公輔之

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

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

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

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數所角反三公朝朝望之日

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補起天聽光益大化

帝嘉納焉出柔漢遣尚書鄧芝脩好於吳時吳王猶未與

魏絕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

蜀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執

偏偏筆力反迫為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

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

固重傳容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弁兼天

下浪可鼎足而立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北望大王之入

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



孟博

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遂絕魏與漢連和

漢制設五經課試之法○七月帝東巡如許昌曰大興軍伐吳

留尚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為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

如壽春蔡潁水之會潁水出潁川陽城東至下蔡入淮左傳楚靈

植木衣帶為疑城九月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

百里一夕而成又浮舟艦於江時江水盛長帝臨望歎曰魏

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帝御龍舟會暴風漂蕩

幾至覆沒乃旋師○吳張溫少以後才有

盛名顧雍以為當今無輩諸葛亮亦重之溫薦引同郡暨豔

豔豔其與反姓也為選部尚書豔好為清議彈射百僚也射食亦反命

射中曰豔奏三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

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汗卑者皆以為軍吏置官府以處之處昌

止多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同郡陸遜遜弟瑁及侍御史

朱據皆諫止之瑁與豔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志過記功以成

美化如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

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汎愛近則郭泰之容

濟庶有益於大道也據謂豔曰天下未定舉清厲濁足以沮

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皆不聽於是怨憤盈路爭言豔

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豔彪皆坐自殺溫

亦坐斥還本郡六年漢諸葛亮率眾討雍閻等參

軍馬謖送之及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

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夫用兵

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

而已亮納其言○帝以舟師復征吳五月至譙吳以顧雍

為相雍為人寡言舉動時嘗笑王濬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

心為上

未可圖

豔其與反姓也

馬謖言用兵攻心為上



吳顧雍  
為相之

顧雍不  
許力將  
簡裝

諸葛亮  
七縱七  
禽

大江天  
限南北

帝立  
太子

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

肆情吳王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及為相其

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

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吳

王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軍

國得失自非面見口未嘗言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

便宜有所掩襲王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

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

威損敵所不宜聽也王從之出補傳○七月漢諸葛亮至南中

所在戰捷由越嶲入馬音隨蜀地名本斬雍閻孟獲收闔

餘眾以拒亮獲素為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

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

營陳若祗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縱是用反下七縱

同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

反矣亮遂至滇池滇多年反後益州郡之邑益州故滇王國也

收其後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

軍國之用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出亮本傳注○八月帝以舟師

自譙循渦入淮渦為水反水田為渦又古禾反說文尚書蔣

濟表言水道難通帝不從十月如廣陵臨江觀兵戎卒十餘

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大寒冰舟不

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涌洶謂拱反水聲歎曰嗟乎固天所以

限南北也遂歸出本紀注○七年初郭后無子帝使母養平原王

叡以叡母甄夫人被誅未建為嗣叡事君甚謹后亦愛之帝

與叡獵見子母鹿帝親射殺其母命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

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帝即放弓矢為之惻然夏五月

帝疾篤乃立叡為太子丙辰召曹真陳羣司馬懿並受遺詔

輔政丁巳帝殂○陳壽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

鹽二一九卷

十四



劉曄謂  
明帝奏  
聖武  
一侍

吳王攻  
魏不勝

強識才藝兼該若此之曠太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  
 克庶德心則古之賢王何遠之有哉出本太子即皇帝位初  
 明帝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潛思書籍即位之後羣  
 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詰盡日衆人側聽曄既  
 出問何如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帝初蒞政  
 陳羣上疏曰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  
 則有讎黨有讎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直為失實此  
 皆不可不深察也出羣。造謠斃夫人曰文昭皇后出本。吳王  
 聞魏有大喪八月自將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朝議欲發  
 兵救之帝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莫掩不備也今  
 已與聘相拒夫攻守執倍終不敢久也先是朝廷遣治書侍  
 御史荀禹慰勞邊方禹到江夏發所經縣立文所從步騎千  
 人乘山舉火吳王退走出孫。十二月以鍾繇為太傅曹休為  
 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曹真為大將軍華歆為太尉王朗為  
 司空司馬懿為票騎大將軍出本。世相文帝廣初元年  
 至曲盡漢帝禪位庚午升壇即祿表紀亦云庚午魏王即位按祿  
 帝紀之卯始發禪冊二十九日登壇受命又文帝受禪碑至今尚  
 在亦云庚午未受禪陳志表紀誤也范書云魏遣使求兩上綬曹皇后  
 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以兩上綬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  
 爾左右皆莫能仰視按此乃前漢元后  
 事且璽綬无容在曹后之所此說妄也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二十九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三十

魏紀

烈祖明皇帝上

在位十二年

壽三十六

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黃初七年五月即位

王朗諫

太和元年二月帝乃營脩宮室百姓多貧困王朗上疏諫曰昔大禹欲拯天下之大患故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勾踐欲廣其禦兒之疆禦兒水在古越地越語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漢之文景欲恢弘祖業故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絺之服弋免賤反黑也絺大寒及厚縵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劍奴未滅不治第宅明卹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也今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象魏脩城池其餘一切須豐年專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民充兵強而寇我賓服矣○三月蜀丞相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

諸葛亮出師上表

宮中之事悉咨彼之禱允

營中之事悉咨彼之禱允

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待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菲薄微薄也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慝先宮中府中俱為一躰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禕許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遺去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裨賓助也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謹行去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行胡郎反列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相靈

靈恨於相



深淵  
入不毛

姚伯進  
文武之

孫資諫  
帝討諸

罷五銖  
錢後更  
鑄

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

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

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與

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

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

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

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二軍北定中原

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

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

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

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

以諮諏善道蓋通作咨謀事曰咨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

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

沔北陽平石馬山名亮辟廣漢太守姚伯為掾伯直又反伯並

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良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

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

希此事以屬其望。帝聞諸葛亮在漢中欲大發兵就攻之

以問散騎常侍孫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

役危而後濟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

耳言其深險也斜以無反谷于蜀反漢中谷各名今若進軍就

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水

戰凡用十五六萬人天下搔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

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

險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

四散帝乃止。初文帝罷五銖錢使以穀帛為用人間巧偽

漸多競濕穀以要利薄給以為市雖處以嚴刑不能禁也司

馬之等奉朝大議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不若

魏明帝



鍾繇議  
後肉刑

更鑄五銖為便世晉食四月復行五銖錢本○初營宗廟

於洛陽本○六月以司馬懿都督荊豫州諸軍事率所領

鎮宛○初太祖世祖皆議復肉刑以軍事不果及帝即位太

傅鍾繇上言宜如孝宣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

黥劓左趾宮刑者漢京反墨刑在面或作刺自如孝文易以

髡答及去髮可以歲生三千人詔公卿以下議司徒劾以為

肉刑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

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讎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

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髡刑嫌其輕者可倍其居

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刑易鈇駭耳之

聲熾大計反議者百餘人與劾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復

出絲○二年正月初征西將軍夏侯淵之子楙尚太祖女清

河公主文帝與之親善使鎮長安諸葛亮將入寇與羣下謀

之丞相司馬懿延曰聞夏侯楙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

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時王莽通之三

秦地曰子午長安正南山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

棄城逃走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餘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

以達如此則一舉而成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危計不如

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計亮

揚聲由斜谷取郿郿音眉頭師右曰音媚使趙雲鄧芝為疑

軍據箕谷隳居之反或謂帝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

率大軍攻祁山祁山在魏有祁山三國屬魏戎陳整齊魏令明肅

備豫而卒聞亮出卒音朝野恐懼於是天水漢隴西地武帝

無增城故名天水三國屬魏為重鎮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

響震亮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為固今者自來正

合兵書致人之術破亮必也乃勒兵步騎五萬遣右將軍張

郃督之西拒亮明初越雋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

關中響

真出軍  
攻祁山

魏明帝



馬謖言  
過其實

護敗於  
街亭

亮引咎  
責躬

曹子擊  
曹休

亮以討  
賊自任

諸葛亮深加與異。漢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且懿等為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漢王龍驤有街亭亭，所據秦亭即此。三國屬魏，山馬良傳。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出傳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山馬良傳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為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出襄陽記及馬良傳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勳權也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事簡練，民忘其敗矣。魏晉春秋及亮本傳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亮美其膽智，辟為倉曹掾，使典軍事。及曹真討安定等三郡，皆平。真以諸葛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治其城。吳王使鄱陽太守周魴遣親人齎牋，以誘揚州都督曹休，言被譴誅，欲以郡降。北求兵應接，休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魴。皖，胡管反。上皖，國漢廬。帝又使司馬懿向江陵，賈逵向東關，三道俱進。山周魴傳八月，吳主至皖，以陸遜為大都督，朱桓、全琮為左右督，各督二萬人，以擊休。休與陸遜戰于石亭，遜自為中部，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人，資器械略盡。出傳初，帝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逵曰：賊無關東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獲吳人言休戰敗，吳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逵乃兼道進兵，多設旗鼓為疑兵。吳人望見，逵軍驚走。休乃得還。出傳○漢諸葛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為疑。亮上言於漢主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

魏明帝



亮開陳倉不克

吳上即皇帝

吳宮號為多士

天下此臣之未解也解胡買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

髮髯孫吳勢既兩反髯數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

備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衝音童在漢供農華陰縣本名

東故以為名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

之哉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鈍徒困反非臣之

明所能逆觀也出漢晉春秋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散

方城使擊亮帝問郤曰運將軍到運去聲亮得無已得陳倉

乎郤知亮深入無穀出指計曰比臣到亮已走矣郤晨夜進

道未至出張亮糧盡引去將軍王雙追之亮擊斬雙出亮

三年春漢諸葛亮遣其將陳戒攻武都陰平二郡雍州刺史

郭淮引兵救之亮自出至建威淮退亮遂拔二郡以歸漢主

復策拜亮為丞相出亮四月吳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黃

龍出權百官畢會吳主歸功於周瑜綏遠將軍張昭舉笏欲

褒贊功德未及言吳主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先是漢末

昭大數伏地流汗出張吳主追尊父堅為武烈

皇帝兄策為長沙相王立子登為皇太子出權以諸葛恪為

太子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為翼正都尉而謝

景范慎羊衛等備古皆為賓客於是東宮號為多士太子使

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

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辯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

微游夏同科則范慎羊衛私駭駭此角反綜曰元遜才而疏

子嘿精而佞嘿密北反通作默佞胡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陘

所言之吳主使以並尊二帝之議往告漢漢人以為交之無益

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

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

讎我必深須并其士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

魏明帝



漢書

改平望  
徑為所  
訟非

刑罰請  
查律傳

論陳群  
制約漢  
云

四聰八  
達

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筭之上者。乃遣使賀稱尊號，吳遂與漢人盟約。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屬

吳交冀并涼屬漢。其司州之土司州因司，以函谷關為界。司州因司，以函谷關為界。關置於農，其地即古桃林之野。三國

魏。○九月，吳主遷都建業。本楚國名曰金陵，漢屬刑陽。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詣觀臨聽之。謂作論。○初，魏文侯師李悝，悝苦著法經六

篇，商君受之以相秦。蕭何定漢律，益為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此唯至反近也，謂律

世有增損，錯糅無常。蘇女教。後人各為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以至於魏，所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

百七十三萬餘言。覽者益難。帝乃詔，但用鄭氏章句。尚書衛覲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

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

請置律博士。帝從之。又詔司空陳羣散騎常侍劉邵等制約漢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

百八十餘篇。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出晉刑

○四年，尚書諸葛誕中書郎鄧颺等颺與章反相與結為黨友，更相題表，以散騎常侍夏侯玄等四人為四聰，誕輩八

人為八達。出世語見諸葛誕傳注。董昭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朴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

傷化也。近魏諷伏誅，建安之末，曹偉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

畏其權執，莫能糾擿。隨他擬反撥也。毀壞風俗，寢欲滋其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

修為首，乃以趨執游利為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為罰。戮參此才支反毀也，用黨譽為爵賞。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

帝善其言。二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

紀明帝



擢用通

蔣琬足  
食牙兵

王植上  
疎乞通  
親姻

學廢絕後生進趣趣遠須也不由典謨豈訓道未洽將進用者

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

策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罷退之細本於是免譏賜等

官細量○漢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亮數外出琬常足食兵以

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本傳

○五年二月漢丞相亮率諸軍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帝命

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等以解之二月司馬懿留兵

守上邽郵言上邽漢縣名屬漢陽其地有祁山入一國屬魏餘眾悉出西致祁山亮分兵

留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之東懿領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

還懿等尋直後至于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

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

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為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偏

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

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魏平曰公畏蜀如虎亦天下笑何

懿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懿使張郃攻無當自案中道向亮

亮使魏延高翔兵班逆戰魏兵大敗漢人獲甲首二千懿還

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軍懿遣張郃追之郃進至木門與亮

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右脚而卒○黃初已來

諸侯王法禁嚴切吏察之急至於親姻皆不敢相通問東阿

王植上疏曰亮之為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周文王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

翼翼之仁惠浴椒房椒資消反自之所居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而方也恩昭九族親

理之路通慶吊之情展誠可謂如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今

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

明知之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

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若付辭遠游戴武弁解朱組

佩青紱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命聖問拾遺左右

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相者也遠慕辟鳴君臣之宴中

魏明帝



諸諸王  
適子朝  
明年正

訓常標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慕我罔極之哀  
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  
與陳精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  
伏以為大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  
臣初信之以臣心況但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  
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  
明者實在陛下又曰昔管蔡放誅周召休弼叔魚陷刑叔向  
贊國三監之豐臣自當之二南之朝求必不遠華宗貴族潘  
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  
也故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執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  
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  
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  
歿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  
帝但以優文合報而已陳忠八月詔曰先帝著令不欲使諸  
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  
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  
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明年正月適都歷反正也本亦作嫡後有少主母  
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出本○六年二月詔改封諸侯王皆  
以郡為國本○侍中劉曄為帝所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  
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  
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曄執不  
可伐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之意後暨與帝  
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軍事暨謝曰臣言誠不  
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嘗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  
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  
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與讀及常恐昧夢漏泄  
寐音米物入目曰寐寐中神游曰夢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  
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

魏明帝



劉曄善  
同上意

傅子曰  
巧詐不  
如拙誠

司馬公  
非社稷  
臣

孔明木  
牛流馬

孔明地  
田為父  
駢之基

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謂去声則縱而隨之須

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

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或謂帝曰曄不盡

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其反意而問之若

皆與所問反者其曄常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

無所復逃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發狂

出為大鴻臚以憂死 傅子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曄之

明智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

獨才智不敦誠慤內失君心外困於俗卒以自危豈不惜哉

出曄傳注○帝嘗卒至尚書門尚書令陳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

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

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帝嘗

問矯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

則未知也○青龍元年漢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

運米集斜谷口通典禮反在漢沮縣沮水傍或息民休士

三年而後用之山後傳二年春二月亮悉大眾十萬由斜谷入

寇遣使約吳同時大舉 三月山陽公卒謚曰漢孝獻皇帝

夏四月大疫 崇華殿災通見漢諸葛亮至郿軍於渭水之

南司馬懿引軍度渭背水為壘而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

功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止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

五丈原在扶風郿縣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

不伸乃分兵屯田為父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

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出亮傳五月吳主入居巢湖口陳祖了反

後為居巢侯國黃志曰有二太向合肥新城衆號十萬陸遜諸

葛瑾入江夏沔口沔水在江夏沔水自江陵縣過華容縣又東

至雲杜縣入沔謂之賸口自賸口下向襄陽將軍孫韶張承入

淮向廣陵淮陰本傳六月蒲龐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

帝不聽曰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



帝自往  
征吳

虎以巾  
恒賞司  
馬懿

孔明親  
臨討二  
十已上

孔明卒  
于軍中

孔明天  
下奇才

魏延勇  
猛

楊儀幹  
敏

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救諸將  
堅守吾將自往征之平音乃敕司馬懿堅壁拒守以挫亮鋒

七月帝御龍舟東征出本吳王始謂帝不能出聞大軍至遂  
遁出本紀及孫權傳孫韶陸遜亦退羣臣以為司馬懿方與諸葛亮

相守未解軍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軍足以制  
之吾無憂矣遂還出本八月司馬懿與漢諸葛亮相守百餘

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幘婦人之服謂搗衣敵求戰

也巾首飾也恒古獲反婦人懿怒上表請戰帝使衛尉辛毗杖

喪冠山諸葛亮傳及魏文紀懿怒上表請戰帝使衛尉辛毗杖

節為軍師以制之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  
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眾耳

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者  
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

數升魏杜覽反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出漢

又魏文紀秋見亮傳注亮病篤漢主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詔以國

家大計亮曰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魏反福復請琰之後誰

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是月亮卒于

軍中出亮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街告司馬懿懿追之姜

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軍退不敢逼於是儀結陳

而去入谷陳直觀反然後發喪百姓為之謔曰死諸葛走生仲

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出漢晉春秋懿案行  
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出亮追至赤岸不及而還  
論司馬懿實畏孔明也五丈原胡曰司馬懿之言論也實畏孔明  
也五丈原又仲於逆擊故為此語以安其下耳孔明此卒蓋不復  
為返計矣親統大師入他人境久駐而魏師不敢攻雜耕而居民  
無所苦三代之仁若時兩孔明其庶幾矣或議其短於辨畧不亦  
過初漢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  
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  
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出延楊儀為人幹敏疾亮每  
出軍儀常規畫分部去籌度糧穀反謀也不替思慮斯須  
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出儀延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



魏延友  
擊勇  
儀

張裔  
亮賞罰  
之公

諸葛亮  
識治之  
良才

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忿有如水火延亮深惜二人之才

不忍有所偏廢也傳費禕使吳吳主醉問禕曰楊儀魏延

牧豎小人也雖嘗有嗚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執不得

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亮病因與儀及司馬費禕

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

不從命軍便自發亮卒延率所領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

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魏胡秋反魏武事云延

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士眾知曲在延莫為用命延

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將馬岱追斬之夷延三族

儀後坐怨望自諸軍還成都謚諸葛亮曰忠武侯山本傳論亮

殺明魏延傳以司馬諸葛不及一戰以決勝負為恨此殆

以形求而不以理察也五丈原之師正與赤壁之役等然曹公大

敗軍亦壁始其謀拒之者其勢亦捨廉頗則曾天方左佑孫劉故

孟德以八十五人為十艘油葦所發幾不得免一時之勝誠快意

於無窮若夫五丈原之師深入營地耕田積穀聲勢震薄而思意

安閑司馬仲達奸雄善兵羅不能動請戰示武情見勢窮甘受巾

綈已披靡大敗矣惟漢不復興孔明亟死故以形迹觀者謂魏勝

而蜀負雖杜甫善評亦有歐血酸辛之歎向使孔明未死豈但擒

懿長安以東破竹而下矣至此然後可以歸之天孔明云亦則知

漢室決不興也夫成敗之利害係于一時而理之得失事之是非

雖千載而不泯當時蜀喪元帥險戚而歸魏師散放奏嶺振旅一

榮一宰存亡關焉時運不留世代日革向之成敗利鈍比皆為陳跡

而青史所載赫赫若前日事孔明忠義之行節制之兵皆可詳見

反覆推考使魏氣激昂因以興起而曹操司馬懿欺人孤兒真

婦孤媚以取天下蜀如猶羞而不取然則猶夸奪雄伯於綏傾間

何足道哉以是知古今一心理無間斷志士丞相史張裔常稱

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

執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出齋陳壽評曰諸葛亮

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執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

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

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

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

內咸畏而愛之刑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

也可謂識治之良管蕭之亞匹矣亮之副本

魏文帝

初蜀長水

立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副本



細讀  
亮公平

為諸葛  
亮立廟

嘗以職位游散快快然於亮反怨謗無已亮廢立為民從  
 之汶山文連反本用駢國漢武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為  
 左衽矣世傳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平常冀亮復收已得自補  
 復策後人不能故也習鑿齒論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  
 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庾立垂泣李  
 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  
 而醜者二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  
 鑑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  
 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  
 下有不服者乎世傳蜀人所在求為諸葛亮立廟漢主不  
 聽百姓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步兵校尉習隆等上言請  
 近其墓立一廟於沔陽斷其私祀漢主從之出襄陽記漢主以  
 丞相長史蔣琬為尚書令掾統國事世傳時新喪元帥遠近  
 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  
 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世傳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三十



烈祖明皇帝下

青龍三年正月以大將軍司馬懿為大尉出本。四月漢主

以蔣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後軍師費禕代琬為尚書令出本

帝好土功既作許昌宮漢顧川長社邑獻帝都之魏文帝

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觀古坑反尔雅曰觀謂之觀於上觀望高

十餘丈出本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空陳羣上疏曰昔劉備

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傳舍傳棟亦反驛遠也與費人

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

機也惟陛下慮之帝荅曰王業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

當罷守禦耳豈可復興役邪是固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

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

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

宜與古同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

復作之殿成謂群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

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疑聖聽不及意遠矣

帝乃為之減省出本帝耽于內寵婦官秩石擬百官之數自

貴人以下至掖庭灑掃者凡數千人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

六人以為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出本當畫可出本廷尉

高柔上疏曰昔漢文惜十家之貧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憲凶

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况今所損者非唯百金之費所憂者

非徒北狄之患乎周禮后妃以下百二十人竊聞後庭之數

或復過之可妙簡淑媛淑媛淑媛也媛于以備內官之數其

餘盡遣還家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螽音終螽斯帝報曰輒

克昌言佗復以聞。是時胤法嚴峻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

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復上疏曰田者既減復有獵

禁群鹿犯暴殘食生由麋麋為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

修宮室

高柔諫

入陳獵



作臺觀

其作

帝不法

將諸言

王其謙

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惟陛下寬放民間使

得捕鹿則眾庶莫不悅豫矣帝又欲平北芒

芒莫即反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

九河盈溢洪水為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出守本傳

少府楊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

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摠觀季世放蕩之惡

政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度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

於何所施而陛下何由廋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諸

所繕治惟陛下務從約節帝優詔答之阜復上疏曰堯尚茅

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

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璇室象廊紂為傾宮鹿臺以喪其

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禍秦始皇作阿房阿烏何反

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為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雙反

也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

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驚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

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列考之祚墜于地使臣

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帝感其忠言手筆詔

答帝嘗著冠者陟略反被縹綾半袖縹並音白反阜

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見

阜阜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

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二百數之曰國

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帝愈嚴憚之出阜散騎

常侍蔣濟上疏曰昔句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

能以弱燕服彊齊贏倫為越滅勁吳反瘦也陛下舍其緩者余口音拾

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矣出蔣中書侍郎王基上疏曰臣聞

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顏淵曰東野子之御馬力盡

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矣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



齊隆言  
後官之  
六

孫孔請  
能沒

優容諫  
五

鸚鵡巢  
齊關

至肅練  
用刑舍  
卒

石變

察東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帝皆不聽出本數中監督役擅

收蘭臺令史右僕射衛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

御推之何也臻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

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校居效反皆如此若又縱

之懼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夷矣出本尚書孫禮固請罷役

帝詔曰欽納讜言讜言也促遣民作監作者復奏留一月

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奇其意而不

責出本帝雖不能盡用羣臣直諫之言然皆優容之○八月

立皇子芳為齊王詢為秦王帝無子養二王為子宮省事祕

莫有知其所由來者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出本紀及○陵

霄闕始構有鸚鵡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曰惟鸚有巢

維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鸚巢之此宮未成身不得

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

之戒也天道無親惟與善人太戊武丁觀災竦懼故天降之

福今若休罷百役增崇德政則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商

宗轉禍為福而已哉帝為之動容出隆○帝性嚴急其督修

宮室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散騎常侍王

肅上疏曰陛下臨時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眾庶

不知謂為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

無使汗于宮掖宮中求而為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

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廷

尉張釋之曰方其時上欲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

平不可傾也臣以為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

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

於為已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也不可不察出本○張掖柳

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及鳳

凰麒麟白虎犧牛犧許宜反璜玦八卦璜胡光反玦列宿李

彗之象字滿昧反彗所以除又有文曰大討曹詔書班天下以



以馬  
易珠  
翠

袁子論  
傷  
羣之忠  
自

二使  
一發使  
願名思  
義

二極言  
毀譽禍  
福之機

為嘉瑞任令于綽連齋問鉅鹿張璠璠在劔反璠密謂綽曰

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祥兆先見而後廢興從之今漢已久

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祥兆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

符瑞也出本統論石文與圖書向異唐曰河圖洛書亦何以異惜乎時元

伏藏神禹故莫能通其義而兩首以為魏晉之符彼魏晉何足道

安知其非八卦九疇之類也造化之所為猶有幸不幸焉而況於

人乎可勝數哉帝使人以馬易珠璣翠玳瑁於吳吳主曰

此皆朕所不用而可以得馬孤何愛焉皆以與之出條○四

年三月吳張昭卒年八十一昭容貌矜嚴有威風吳王以下

舉邦憚之出本○十一月穎陰靖侯陳群卒群前後數陳得

失母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

羣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群臣上書以為名臣奏議羣臣乃

見羣諫事皆歎息焉袁子論曰或云少府楊阜豈非忠臣

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答曰夫仁者

愛人施之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今為人臣見人主失道

直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也故司空陳羣

則不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外人不知君

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出本○詔公卿舉才德兼備者各一

人司馬懿以兗州刺史王昶應選昶丑昶為人謹厚名其兄

子曰默曰次名其子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

欲使汝曲碩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

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

於闕黨也夫能出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夫

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

譽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人或毀

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

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

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出本○

景初元年正月山荏縣荏縣在山之北漢泰山郡有荏縣山在言

魏明帝



鳥獸之類  
言其野  
正朝

有司奏  
立三祖  
之廟

二郊配  
事

董壽  
力參正起  
衛覬諫  
亡承露  
盤

帝疾  
華之士

黃龍見本高堂隆以為魏得土德故其瑞黃龍見宜改正  
朔易服色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帝從其議三月下詔改元  
以是月為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隆更

命大和歷曰景初歷本有司奏以武皇帝為魏太祖文  
皇帝為魏高祖帝為魏列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 孫盛論

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  
自尊顯魏之群司於是乎失正矣本十月帝用高堂隆之

議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圓丘本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  
學之後採撫殘缺以備郊祀四百餘年廢無禘禮禘祭也

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今祀皇皇帝天於圓丘始祖虞舜配祭  
皇皇后地於方丘以舜妣伊氏配祀皇天之神於南郊以武

帝配祭皇地之祗於北郊以武宣皇后配魏音其撰出万物也  
是歲徙長安鍾虡案作銅人承露盤於洛陽魏志見本紀注

可致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  
龍鳳凰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

林園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  
禽雜獸致其中司徒軍議掾董尋上疏諫曰陛下既尊群臣

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甚非謂也樞

尚書衛覬音上疏曰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  
之露以餐玉屑餐于故立僊掌以承高露陛下每所非笑漢

武有求於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  
好而糜費功大糜耗皮反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帝不聽也

帝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曰選舉莫取有名  
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胡對曰名不足

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  
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為職但

當有以驗其後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



劉邵  
考課法

任恕論  
考課法

論知人  
之道者  
公明

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劉劭詔  
散騎常侍劉邵作考課法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又作  
說略一篇詔下百官議司隸校尉崔林曰案周官考課其文備  
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夷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  
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史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增  
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臯  
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若大臣能任其職式是百辟則  
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世惟黃門侍郎杜恕曰明試以功三  
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也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閔七  
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  
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  
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  
為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  
濟濟之治臣以為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

六十一

卷二十一

六

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史轉以功次補郡守  
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至於公卿及內職大  
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焉有大臣守職辦課可以致雍熙  
者哉世社司空掾傅嘏曰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  
也循名考實糾勸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末程  
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  
也世劉議久之不決事竟不行世劉  
臣光曰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  
是故求之於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糅考之於功狀  
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之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  
矣為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群下之能否焯然形於目中無  
所復逃矣苟為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以為曲私欺  
罔之資也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狀者迹也已之心不  
能治而以考人迹不亦難乎為人上者誠能不以親疎貴

魏明帝



論唐虞  
漢魏考  
績之法  
不同

公選辛

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欲知治經之士則視其記覽博洽講論精通斯為善治經矣欲知治獄之士則視其曲盡情偽無所究抑斯為善治獄矣欲知治財之士則視其倉庫盈實百姓富給斯為善治財矣欲知治兵之士則視其戰勝攻取敵人畏服斯為善治兵矣至於百官莫不皆然雖詢謀於人而決之在已雖考求於迹而察之在心研覈其實研覈堅久研磨也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書傳也安得豫為之法而來委有司哉或者親貴雖不能而任職踈賤雖賢才而見遺所喜所好者敗官而不去所怒所惡者有功而不錄詢謀於人則毀譽相半而不能決考求於迹則文具實亡而不能察雖復為之善法敏其條目謹其簿書安能得其真哉或曰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國內外之官以千萬數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獨任其事哉曰非謂其然也凡為人上者不

特人君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九卿居屬官之上三公居百執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為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刺史太守奚煩勞之有哉或曰考察績之法唐虞所為京房劉邵述而修之耳烏可廢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立法也寬其責成也遠是故鯀之治水鯀古本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隩乙六反四居也然後賞其功非若京房劉邵之法校其米鹽之課責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績非可行於唐虞而不可行於漢魏曰京房劉邵不得其本而轉趨其末故也初右僕射衛臻典選舉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相遇亡虜為上將周武拔漁父為太師布衣廝養可登三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曰不然子欲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興舉開技音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爾臻虞毓論

魏明帝



世行後  
文十

更抄書  
曰中書

劉放孫  
資腹心  
之任

司馬懿  
用事

百君人  
之目里

人及選舉皆先性行而後文才黃門郎李豐嘗以問毓毓曰  
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  
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中器也豐服其言○二年初太祖

為魏公以贊令劉放參軍事孫資皆為秘書郎文帝即位更命  
祕書曰中書以放為監監本平聲如三監之資為令遂掌機

密帝即位尤見寵任皆加侍中出是時帝親覽禹機數  
與軍旅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有大事朝臣會議常令決

其是非擇而行之及寢疾深念後事出乃以武帝子燕王  
宇為大將軍與夏侯獻曹爽曹芳等對輔政帝少與燕王宇

善故以後事屬之出劉放孫資父與機任獻肇心內不平  
放資懼有後害陰圖間之燕王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放資

入卧內問曰誰可任者時惟曹爽獨在帝側放資因薦爽且  
言宜召司馬懿與相參帝從之放資出以詔免燕王宇等官  
以曹爽為大將軍是時司馬懿在汲帝手詔召之出

三年正月懿至入見帝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出君  
與曹爽輔少子指齊王芳謂懿曰此是也是日立齊王為皇

太子帝尋殂出本紀及注論知人之難難矣君不

其失武帝以張懿可託家屬懿終然叛而失兗州文帝保子而懿  
且稱其器量優絕遂遂以守城反明帝以司馬懿可以託孤而懿

終以切固皆失之於毫釐之間而貽莫大之患方帝驛騎召懿屬  
以後事曰死乃復可忍朕忍死待君其付託豈不誠哉使得人如

周勃霍光魏未遽亡也顧家資以授盜出帝沈毅明敏任心而行  
賊而責其信義嗚呼其亦不知也

料簡功能弃絕浮偽行師動衆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  
之大略性特彊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跡所履及其父兄

子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出孫盛論曰聞之長老魏明帝天  
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出而沈毅好斷初諸公

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己出優禮大臣開容善直  
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  
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出

陳壽贊曰明帝沈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人君之至賢焉于時百  
姓彫弊四海分崩不先聿修顯祖開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漢武宮

魏明帝



曹爽引  
權何晏  
等

關是營格之遠。○太子即位年八歲加曹爽司馬懿侍中都督  
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能之爽  
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初并州刺史  
畢軌及鄧颺李勝何晏謚謚家畢反皆有才名而急於富貴趨  
時附執明帝惡其浮華皆抑而不用曹爽輔政驟加引擢晏  
等咸共推戴爽以為重權不可委之於人使爽發詔轉司馬  
懿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求由已得制  
其輕重爽從之二月以司馬懿為太傅以爽弟羲為中領軍  
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闥貴寵莫盛焉是等依執  
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旨七月  
帝始親臨朝 十二月詔復以建寅之月為正出本紀考異曰  
正月姜維降漢孫盛無難記曰維諸葛亮與母相失後得母書令  
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亩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按維相  
知李術恐下  
至此今不取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三十一







